



丢工者

美国纽约贾维茨会议中心，求职者排队进入在此举办的招聘会。

拉维·巴拉克里斯南、麦道、胡安·索尔、杰瑞米·祖克

扭转美国就业率的下滑对促进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增长至关重要

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招募活动开始增多，那些在境况惨淡的时候停止求职的人应受此激励重新开始寻找就业机会。相反，美国16岁及以上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人所占比例（即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不断下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个比例约为66%，而在今年6月，该比例跌至62.6%，是1977年以来的最低点（见图1）。

更为明显的是，在1960—2000年间因二战后婴儿潮以及女性进入职场等重大的社会变革而实现的劳动力参与率上升中，有一半在过去7年内被抵消。在美国劳动力大军中，已有约750万工作者失去工作。

美国经济的十字路口

未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活跃至关重要，其中包含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劳动力规模对确定未来5—10年内美国经济的增速十分关键。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轨道对全球增长非常重要。其次，从多大程度上逆转近期参与率的下跌将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影响着未来的工资和价格通胀，以及由此引发的美联储（即美国央行）加息的时间和速度。美国的利率水平和方向将大大影响全球的资本流动——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入与流出。

早在大衰退爆发之前很久，总劳动力参与率自2000年以来就开始下降，并一直持续至今。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的黄金年代是1960—1990年，当时利率从60%升至66%。这表明，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已成年，而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进入职场。但是，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且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开始下跌，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对劳动力规模扩大的推动作用开始消失。事实上，自网络泡沫爆发以及2001年全球经济开始衰退（当时许多互联网公司先后倒闭）以来，劳动力参与率就一直在下跌。

对于男性而言，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更长：自1948年有记录以来，男性的参与率一直在下滑。而正值盛年的男性的参与率下跌则尤其令人担忧，很多研究都将重心放在20世纪80年代就业机会的减少和与此相关的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不前，以及20世纪90年代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之上（Aaronson等人，2014年）。

本文主要探讨2000年以来总劳动力参与率的下跌问题，其中涉及各种不同的因素。与人口老龄化关系最密切的结构性变革是造成下跌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老龄化问题很重要，因为在65岁之前的十年内，男性和女性的参与率会大幅下跌（至少下跌40个百分点），之后，这一比例甚至还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即便个别年龄组的参与率未发生改变，转向年长工作者的年龄分布会降低总参与率。实际上，在金融危机期间，年长工作者的参与率反而得到了升高，但总参与率仍维持下跌趋势。

然而，与是否存在岗位和工资行为相关的周期性因素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全球陷入大衰退之后。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区别最为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均要求政府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每个因素造成了多大程度的下跌。

我们发现，在大衰退以来劳动力参与率的下跌中，有一半是由老龄化所致。这种效应是这样计算的：把每个年龄组的参与率保持在一个特定年份的水平上（我们在分析中用的是2007年），然后让每个年龄组的人口比例根据其历史模式发生改变。这种算法显示，2007年以来，5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出现了大幅上升（比如，男性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约6个百分点，达到近33%）。

为了估算周期性因素的重要性，我们采用了国家层面的数据，并根据国家和时间分析了参与率和周期性因素的变化。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另外30%—40%的下跌是周期性因素所致。

造成2007年以来劳动力参与率下跌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其他因素，比如大幅下跌的青年参与率。与一些观察者推测的不同，这种下跌不是受大学入取率的上升所致，而是在职大学生数量的下滑所致。越来越多人申请残疾保险也导致了劳动力的萎缩。尽管全球陷入大衰退之后残疾保险申请明显增多，但这从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在保险受益人中，80%的人年龄在45岁以上。虽然残疾

保险福利申请者的申请仍在审理之中，但那些最终无法获得福利的人已离开了职场。尽管残疾保险受益人的数目近期出现上升，但这种上升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构性或周期性因素所致，则有待讨论，且这种上升不可逆转。

短暂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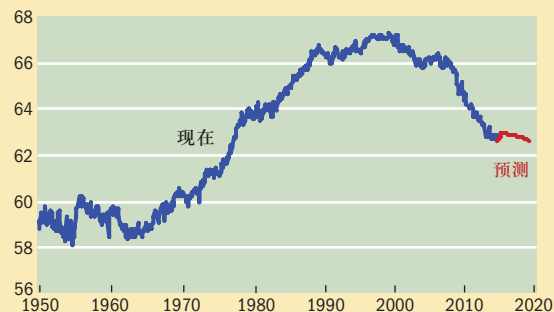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随着美国就业市场的逐步改善，在2007年以来的劳动力参与率下跌中，近1/3是可逆转的（Balakrishnan等人，2015年）。这应该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中，约有200万工作者将重返职场。然而，到2017年，劳动力参与率会再次下跌，因为人口老龄化这个潜在因素远远抵消了周期性反弹。

图1

劳动力参与率下跌

自本世纪早期以来，拥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美国成年人口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

（劳动力参与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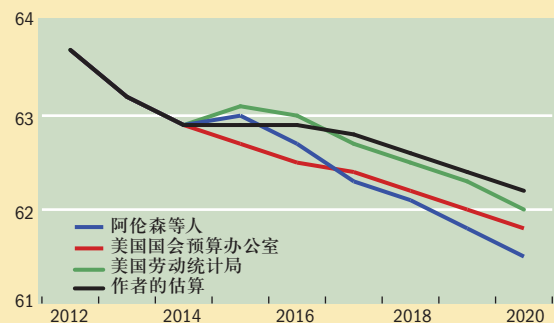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哈沃分析；以及作者的估算。
注：劳动力参与率衡量年龄在16岁及以上并拥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人所占的比例。

图2

长期下降

一些经济预测者认为，总劳动力参与率会继续下跌。

（劳动力参与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阿伦森等人（2014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14年）；美国劳动统计局（BLS）；哈沃分析；以及作者的估算。
注：劳动力参与率衡量年龄在16岁及以上并拥有工作或正在求职的人所占的比例。

这个预测考虑到了非人口的结构因素，比如大学录取情况、在职学生所占比例以及退休模式。具体而言，随着入学率的小幅下降（并接近大衰退之前的水平）以及更多学生鉴于工作机会的增多和偿还学生贷款的需要而进入职场，年轻工作者的参与率预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然而，年长工作者的参与率预计不会反弹，因为他们的参与率在2007—2013年已出现反弹，而金融危机期间损失的财富失而复得则让很多推迟退休的人最终选择退休。

若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需要审视失业率以外的各种因素。

整体参与率的下跌趋势是由其他预测者预测的，尽管他们的预测有很大差异（见图2）。比如，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中，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下行压力会超过周期性反弹，这种差距超过了我们在中期预测中估算的差距。阿伦森等人（Aaronson 等人，2014年）也预测参与率会降低，因为他们假设，劳动力市场向低收入和高收入工作分化以及残疾申请的增多等因素超过了长寿人口的增多、受教育程度以及婚姻和生育率的变化。美国劳动统计局对2020年的预测与我们的预测比较相似（Toossi，2013年）。

衡量劳动力市场疲软的新方式

这些参与率变化趋势对美国经济的疲软程度（即在不引发通胀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而未利用的资源）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仅研究失业率——失业率已从两位数稳步下跌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5.5%——我们可能会发现劳动力市场看起来并不十分疲软。毕竟，失业率只比许多有关当前自然失业率的概算稍高，当周期性因素已经发挥作用且经济正处于上行趋势时，人们普遍采用自然失业率，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可以忽略的差距（即所谓的失业率差距）可以视为充分就业。

然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因素不仅仅是失业率差距，特别是大衰退引发错位之后，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就更多了。尽管失业率差距的缩小表明经济体正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见图3）。事实上，这个衡量具有工作能力且正在工作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仍比全球陷入大衰退之前的比例低4个百分点以上。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脱节？首先，还存在一些希望工作而且能够工作但在之前的四周并未开始求职的人，且这些人未被列为失业人口（即所谓的准待业工作者）。此外，目前还有许多兼职人员希望于更多工时的的工作，但因为企业仍未

图3

增长空间

就业人口所占比例衡量具有工作能力且正在工作的人口数量，这一比例暗示了劳动力市场具有得到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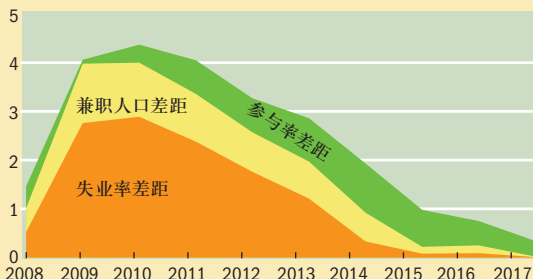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哈沃分析。

注：就业人口所占比例衡量年满16周岁及以上且受雇的非社会公共机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

图4

差距缩小

近年来，趋势与实际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之间的差距（即就业差距）一直在下跌。（就业差距，占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哈沃分析；以及作者的估算。

注：失业率差距以及劳动力参与率差距衡量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和趋势水平（常称自然水平）之间的偏离程度，而兼职人口差距则根据非自愿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进行调整。

摆脱困境，而未能如愿。尽管兼职人数的上升还存在某种结构性成分（如增强企业对旺季工作量的预测能力），这种上升无疑反映了弱周期状况的影响。将这些组成纳入失业率的计算之中，说明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疲软。

正如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所强调的，若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需要审视失业率以外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动态的衡量，比如职位空缺、雇佣和辞职等，而后三者则已经基本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越来越高的辞职率非常令人振奋，因为这表明人们愈加相信他们从现有岗位辞职之后可以找到工资更高、更为适合的工作。

为了将这些要素纳入单一的衡量疲软程度的标准，我们计算了广义的“就业差距”，其中包括失业率和参与率与

其趋势或自然水平的偏离程度，并针对大量的非自愿兼职工作者对其进行调整。

正如人们所预计的，我们的衡量方式表明，自全球陷入大衰退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大量非自愿兼职工作者的存在已造成就业差距的飙升。参与率差距也随之从 2010 年之后开始上升，因为长期衰退让很多人失去信心，相继离开职场（见图 4）。这就是劳动力市场所经历的历史变化。目前，随着失业率跌至多数人所估计的自然失业率的 1 个百分点之内，造成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其他因素主要是参与率差距，还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兼职差距。我们希望，到 2018 年，劳动力市场能彻底摆脱疲软（即就业差距能彻底弥合）。劳动力市场逐步摆脱疲软意味着支持性货币政策等包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对实现充分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提高参与率

此外，逆转参与率下跌的政策对增加劳动力供应至关重要，以便推动未来 5—10 年内的潜在增长。促进增长是美国十分关切的事情，许多人预测美国的潜在增速将达到 2% 左右——远低于大衰退之前普遍预测的 3% 以上的平均增速。

对此，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善求职与培训方案

以及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比如儿童看护支持。移民改革也是解决方案之一。为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应扩大针对高技能移民的签证计划，这也将提升从业人员的生产力。■

拉维·巴拉克里斯南（Ravi Balakrishnan）是IMF西半球部副处长，胡安·索尔（Juan Solé）是该部高级经济学家。麦道（Mai Dao）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杰瑞米·祖克（Jeremy Zook）是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Aaronson, Stephanie, Tomaz Cajner, Bruce Fallick, Felix Galbis-Reig, Christopher L. Smith, and William Wascher, 2014,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Staff Working Paper 2014-64* (Washington: Federal Reserve Bo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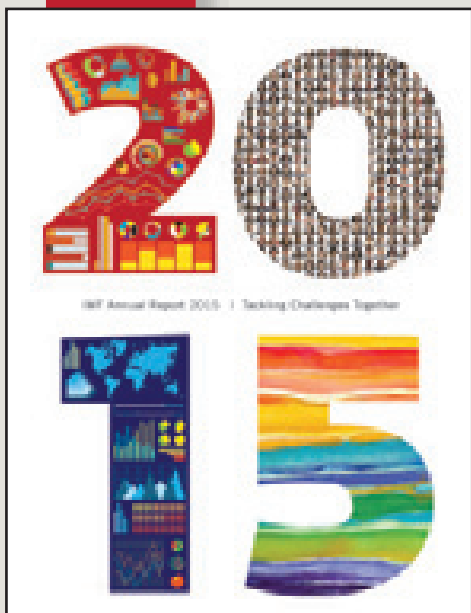
Balakrishnan, Ravi, Mai Dao, Juan Solé, and Jeremy Zook, 2015, "Recent U.S. Labor Force Dynamics: Reversible or Not?" *IMF Working Paper 15/7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2014,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4 to 2024" (Washington, February).

Toossi, Mitra, 2013, "Labor Force Projections to 2022: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Continues to Fall," *Monthly Labor Review* (December).

免费

IMF2015年年报



看看 IMF 是如何通过借贷、经济监管以及基于技术的实际帮助来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挑战，以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发生在这一年的大事包括：

- 深入探究油价下跌所造成的国际影响
- 对处于困境当中的国家给予金融和政策建议
- 为抗击西非的埃博拉危机而推出应急基金
- 向贫困人口以及受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灾害袭击的最脆弱国家提供新的救济金
- 研究财政政策，以减少不平等
- 对公共官员和政府官员进行免费在线培训
- 在线统计数据面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现在就在 imfbookstore.org/ar15 上免费预订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